

十三經策案

口 12

489

6





檢之意則然曰...  
無邪之思...  
六義畢刺一言以蔽要無邪思...  
精義三

十三經策案卷第十

金谿王謨仁圃彙輯

受業南昌喻祥麟文昭編次

詩經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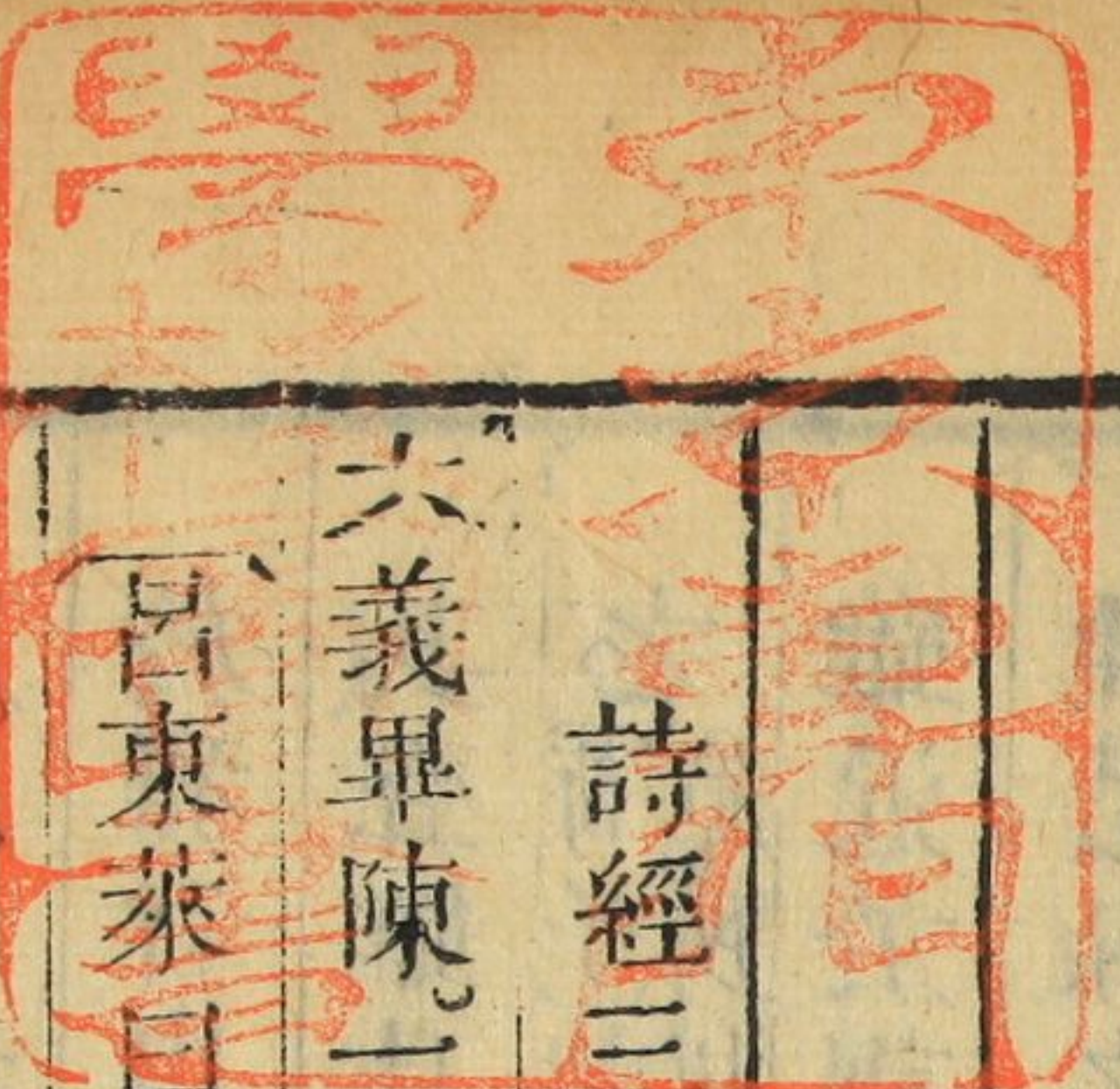
六義畢陳一言以蔽要無邪思中聲則泥

呂東萊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

也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詩人以

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

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中



32



口 12  
489  
6

十三經分卷一

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濮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頹促。而猶止于中聲。荀卿獨能知之。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揚倅注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其詞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其要歸

無不出於正。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其以桑中濮洧三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馬貴與曰。知詩人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閉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

十三經分卷一

詩經三二



廟。言。上。則。奚。意。之。難。明。乎。郝。仲。輿。曰。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何。也。曰。此。孟。子。所。謂。不。以。辭。害。志。也。詩。者。志。也。詩。多。男。女。之。辭。志。不。專。為。男。女。聽。其。聲。靡。靡。而。逆。其。志。甚。正。故。端。冕。而。聽。鄭。衛。皆。雅。樂。也。苟。佚。欲。念。起。凡。歌。舞。皆。足。以。喪。志。故。樂。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君。子。反。情。以。和。志。反。情。和。志。者。思。無。邪。之。謂。也。世。儒。不。達。謂。詩。多。淫。辭。必。無。邪。思。乃。可。誦。詩。夫。使。聖。人。刪。詩。留。淫。辭。禁。學。者。邪。思。是。建。曲。表。而。求。直。影。也。聲。音。之。道。和。動。為。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苟。弛。而。不。張。雖。關。雎。鵲。巢。桃。夭。標。梅。其。無。男。女。之。思。耶。而。奚。必。淫。奔。之。詩。也。

格物之學。尤資是書。草木蟲魚。有圖有疏。

困學紀聞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

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鳩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鱸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蟋蟀奢也。爰有樹檀。其



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鷄。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諉草。言采其蟲。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郝仲輿曰。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漢儒言詩。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關關雉鳩。在河之洲。不識雉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雁鷺之類。其喙

偏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鷺鷥。此天籟也。雉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萋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于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繫焉。若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困學紀聞。唐志。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

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錄。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



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  
修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  
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  
木蟲魚也文獻通考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吳  
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爲機非也  
機自爲晉人本不治詩陳氏曰據陸氏釋文非晉  
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

三茶三杞亦所當詳熠燿覘覘掘閱駿麗。

困學紀聞詩芭有二薄言采芭菜也豐水有芭草

也維糜維芑白梁粟也杞有二無折我樹杞柳屬  
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言采其杞隰有杞  
棖柯樾也茶有三誰謂荼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  
也以嫖荼蓼陸草也又熠燿宵行毛傳熠燿燐也  
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  
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  
本草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何氏讀書  
記楊用修謂詩古註覘覘黃鳥覘覘色也非聲也  
下句載好其音以爲重複訓之爲色古註可憑也



嚴氏詩緝謂覘眈指毛羽之鮮潔而說詩又謂目之流盼也。按二字俱從目。此解較長。黃氏曰抄掘閱說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云管子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揆貌。又駿厖古說駿大也。厖厚也。是曰爲大國大厚。於文義既不通。於前章爲下國綴旒語例亦不叶。董氏謂齊作駿駟。謂馬也。晦庵取其說。蓋上章爲下國綴旒。喻其係屬下國之心。此章爲下國駿厖。喻其負載下國之任也。

上明天時。皆用夏正。變月言日。改歲著令。

困學紀聞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所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爲周正可乎。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日分至不爲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爲陽月。朱文公從之。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



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又王介甫

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

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何云此說精審有

日。是月之日也。則詩人何必屢變其辭哉。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

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夔言月何也。以言陰

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

氣之先至者也。知新錄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

和布教於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太宰注同。正歲

令於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凌人注同。按州長既

以正歲讀法如初。此以四時之正重申之。即此是古人三正並用之驗。

豳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

皆周正。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

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按此條與書三正。春秋王正月參看。黃氏日抄。岷隱曰。一日二日。說

者以為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

於十。自正月去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

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

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



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一說相參方備蓋主於陽復而再起數雪山亦云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長而言之。又東萊曰十月而日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岷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蓋十二辰至於亥而止復起於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愚恐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為塞墼之計非必謂塞墼之時為改歲之時也。困學紀聞幽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

也。又幽詩於十月日改歲周祭義於三月云歲既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

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

言之。又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

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下察地理須別山川。徂徠新甫韓城太原。

困學紀聞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

詳其地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魯頌徂徠之

松後漢注兖州博城縣有徂徠山新甫之柏傳注

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



甫山太史公聞之董生日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放也何云此王氏詩地理考所由作讀書記按

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箋乃云梁山今左

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

夫韓氏以為邑名至薄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已

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國

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

為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今於梁山則

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

召公為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

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而漢時所謂濊貊者

皆在東北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為

獫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

遷就其說也又水經注聖水經方城縣故城北又

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

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按史記燕世家

易水東分為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

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經良鄉縣之北

畧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是謂奕奕梁山者矣又

三經集解卷十

詩經三

衛滿所代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



以水經注爲定。按困學紀聞亦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爲長。又薄伐玁狁。至于

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羗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

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若書禹貢。旣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



以晉之大原。為周之大原乎。按周斯盛云。大大二字。音本不同。禹貢既

修太原在冀州。詩至于大原在雍州。

維周之翰。維申及甫。二雅舊人。仍叔家父。

困學紀聞。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

控扼之要。甫。郎。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

周者。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

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

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為周室之屏

翰歟。又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

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愚謂仲山甫猶儀禮

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

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

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

之過。又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

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

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

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為蹶維。趣馬。

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

克紹。周焉得不替乎。知新錄。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



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爲楚縣矣。二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又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或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何云正義謂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者。年月長遠。並應別人。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輔群。魏之荀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至於世次。多未可信。迹熄詩亡。其說固順。讀書記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

所正。且如褻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



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困學紀聞。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註。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歐陽公曰。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幽厲始。霸者興。

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豈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讀書記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幽以頌。則固未嘗亡也。按此說正與集註相反。不可從。

一名三訓。五際六情。九能三作。諸說可明。

孔疏名為詩者。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



辭云詩之爲言志也。詩緯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之政。述已志而爲詩。所持人之行。故一名而三訓也。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

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

困學紀聞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

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日。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顛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厄。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困學紀聞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噐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



可以為大夫。王仲淹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阮逸注：謂大雅國風頌。

賦頌大體四言為主，各篇之例多不過五。

孔疏：自古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眾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者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也。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

三字。緩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也。何字之數，四言為多。文心雕龍詩言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知新錄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蔽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蔽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又關雎者，詩篇之名。金滕必一言之不可為詩也。



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  
者所自名。名篇之例。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  
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篇文。假外理以定稱。  
戴埴鼠璞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  
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  
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與主。蕩與綿之類。取章中  
一字。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兩  
無正酌。賚於詩無所取。毛氏強爲之辭。曰。兩自上  
下。曰。賚予也。曰。酌先祖之道。中心不安。雖支辭強  
辨。與詩絕不類。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綿綿瓜瓞。與  
綿綿葛藟同。一取綿綿之義。一以葛藟爲名。綿蠻  
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綿蠻之義。一以黃鳥爲  
名。意編詩者。謾以之爲名耳。讀書記三百篇之詩  
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  
十五國並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宣

王也。若勺若賚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  
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按所云多不  
過五。止昊天  
有成命一篇。

用韻之法。率多變通。格於清廟。極於闕宮。

讀書記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  
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  
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  
此。一起卽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  
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  
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



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上下各自爲韻。若兔置及采芣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間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警之篇

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於自然。非有意爲之也。又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爲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朱子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卽和聲也。又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



韻無過十字者，獨闕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末四句轉一韻。

押韻宜末，叶韻宜初，要知韻緩，不煩改書。

孔疏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宜其然乎，其虛其邪，旣

亟只且之類是也，采子曰：舊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日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又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而下

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

因學紀聞唐棣之華

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華，音敷，蓋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



何彼穠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陳  
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為先  
振孫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謂  
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最為確論困學紀聞唐開元  
心慘慘為燥或鼓淵淵為齧又皆與釋  
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大序子夏小序毛公或云敬仲所當折中

文獻通考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  
邦國焉各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  
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下商意有未  
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

瑜曰學者以為大序皆是子夏所作未能無感如  
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梁昭明亦云大  
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  
惟裁初句耳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  
繫其詞也黃氏曰抄本關雎之序而併序三百篇  
大吉以故語或不倫晦庵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  
所之居篇首為大序而別取其言關雎者於後  
為關雎之序於義正矣而非復古人之本矣  
經籍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  
敬仲更加潤色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  
為孔子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繁辭其義非子夏  
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  
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說本  
詩序皆無明文可考惟  
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



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真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程大昌曰：謂詩序爲子夏者，毛公鄭康成、梁昭明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二，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蔚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則今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康成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今六序兩語之亡，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序義

非宏而孰爲之也。葉石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諸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按諸家說詩序不一，要以隋經籍志爲定。

毛詩晚出，源流最正，較齊魯韓傳世獨盛。

葉石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爲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爲後出，而今之言禮者



惟小戴爲衆所宗。此無它。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爲證。而學者遂得卽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

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鄭漁仲曰。從三家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



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呂東萊曰：關

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晁景迂曰：齊魯

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騶虞、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

朱竹垞曰：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采芣，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蟋蟀，刺奔女也。黍離，

伯封作也。雞鳴，謔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于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為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為後之傳母作，黍離為壽

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為蔡人妻作，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為申人女作，即相舟為衛宣夫人作，燕燕為定姜送婦作，式微為黎莊公夫人及

其傅母作，犬車為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

晁氏曰：韓詩遺說，往往見於它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困學紀聞：元城謂韓詩有雨

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入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

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

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又得此輒輒為蟾蠩，碩大且媿為重頤，皆韓詩之說。

朱竹垞曰：豐氏坊，魯詩世學三十六卷，列偽子貢

詩傳于前，而更小雅為小正，大雅為大正，盡反子

夏之序。一時鉅公若秦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

皆信之。不知魯詩亡于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迺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



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畝坎坎伐  
輪兮作欲欲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齒此外  
素衣朱薄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  
注豔妻扇方處作閭妻中冓之言作中冓見漢書  
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觀魯詩之文  
也楚元王受詩于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  
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  
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于定  
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

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  
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  
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隋經籍  
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

志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  
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  
傳詩是爲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  
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  
家皆列於學宮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  
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  
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鄭衆賈逵馬



融並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韓詩五書。魯詩世學。齊后孫傳均無足索。

容齋隨筆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人。句于東門之墀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為唐棣。又抑

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

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

侮聖人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為所惑也。通志藝

文畧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其

亡已久。必不可得。今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

戶也。文獻通考董道藏書志有齊詩六卷疑後人依託為之。

惟二毛公以次傳授。鄭箋孔疏。衍厥後。

困學紀聞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



一云魯人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原注大毛公之名唯見於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又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多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不誅亦入以為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又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與箋詩異如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為定姜之詩生甫及申

為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維禹嘽之上天之其匪革其猶泐呪之節至于湯齊是也文獻通考鄭於諸經皆謂之注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為箋又按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詳此意或云毛公會為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為敬按孔疏毛詩毛字河間獻王所加鄭氏又獻通考孔穎達詩正義箋三字雷次宗所題又獻通考孔穎達詩正義四十卷其自序云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鄆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嗣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皆聰明特



達文而又儒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據以為本。

歐補鄭譜吳補陸音。蘇呂諸家說更如林。

文獻通考歐陽修詩譜一卷其自序曰。

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不可得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為訛舛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初予未見鄭譜嘗畧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

之說為詩圖十四篇取以補鄭譜之亡者凡補其

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而鄭氏之譜復完困

紀聞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隋志太叔求及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為太叔求而不考序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為正暢為陽也又毛詩補音十

卷吳棫撰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

慶之為羌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詳首卷經總

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

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

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



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子云亦有推不去者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按吳棫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字才老二字古人通用是協汝音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協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讀楚辭天問見一嚴字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又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據者亦兩三證後來刪去姑存此耳朱子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

傳而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于本朝劉侍讀敞詩經小傳歐陽公修詩本義王丞相安石新經詩義蘇黃門轍詩解二卷河南程氏詩說橫渠張氏詳始用已意有所發明黃氏日抄宋南渡後李迂仲各樗有毛詩詳解三十六卷集諸家為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有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



名遂為續詩記。建昌段氏名昌武又用詩記之法為

集。莊華谷嚴氏名又用其法為詩緝。諸家之要者

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

雪山總聞夾深辨妄去序言詩恐終未當。

文獻通考王景文詩總聞三卷其書有聞音聞訓

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共十門

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

意不循舊傳。朱竹垞曰自漢以來說詩者率依小序莫之敢違廢序言詩實自王氏始

既而朱子集傳出盡刪詩序蓋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旨而楊所欲言後之儒者咸宗之按文景各續

號雪山又夾深詩傳辨妄共二十六卷陳氏曰辨妄

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

去之而以己意為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

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馬貴

與曰夾深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

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

也然愚以為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

一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譬如其人親身到官

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



於它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又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詩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至於風之爲體。比興之

詞多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億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夫芣苢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莊公也。而其詩語則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類。序以明者



也。鵠羽陟岵之詩。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郝仲輿曰。讀詩本古。義理周匝完備。雅頌各得其所。朱子謂序不可信。改從今說。國風尚有十五國為別。至于雅皆朝廷獻贊。頌為宗廟登歌。如小雅沔水改為憂亂。非規宣王。白駒改為留賢。非大夫刺王。黃鳥我行其野。改為民適異國。非刺宣王。谷風改為朋友相怨。非刺幽王。蓼莪改為孝子不得終養。四月改為遭亂自傷。非刺幽王。無將大車改為行役。非大夫悔用小人。車牽改為新婚。非刺幽王。采芣改為思夫。非刺怨曠。隰桑改為喜見君子。非刺幽王。綿蠻改為微賤勞苦。非刺亂。則小雅與國風可以別乎。楚

矣。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非刺幽王。大雅生民非尊祖。既醉非太平。鳧鷖非守成。假樂非嘉成王。則雅與頌又何以別乎。民勞板改為同列相戒。非刺厲王。抑改為衛武公自作。非刺幽王。崧高烝民韓奕皆改為贈行。非美中行。則與風又何別乎。周頌臣工非諸侯助祭。噫嘻非祈穀。皆改為戒農官。訪落敬之。小苾皆改為成王自作。則與雅又何別乎。魯頌四篇。駟但為牧馬。有駉但為燕飲。泮水但為修泮宮。闕宮但為修祖廟。則與風何別乎。范處義曰。詩之美刺。實繫於序。詩序所書。皆無曲筆。宜為聖人之所取也。又考論語。周有大賚。此夫子記周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



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爲聖人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

朱子集傳闕序尤深間存疑義柏舟子衿。

黃氏日抄雪山王公夾漈鄭公始皆去序言詩晦庵先生因之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

東萊不能無疑焉然其指桑中漆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微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王伯厚曰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闕意渺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闕睢則取匡衡



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毛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詞。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  
王子充曰。朱子集傳其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最為精密朱子實兼取之 朱子曰。小序大無義理。是後人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不能發明。

大旨。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以為德廣所及。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以為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見牛羊勿踐。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謂養老。見以祈黃耆。謂乞言。見介爾景福。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志。固不倫矣。况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為后妃所致。不知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



豈專后妃所能致邪。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傳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止是淫者相戲之詞。豈有刺人之惡。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豈刺學校之詞。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亦是好底意思。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暴之類。皆無其實。至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况其失國。正坐柔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

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冠於篇首。不敢議其非。至解說不通。

多爲飾辭以曲護之。其誤後學多矣。郝仲輿曰。朱子詆小序。世

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徵之。不然。卽斥爲鑿空。若辭類他人他事。卽以他人他事代之。惟以切直爲主。作詩如此。可謂之記事文字。何稱爲主文。譎諫乎。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太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太姒。若盡責各與事爲徵。二南諸詩。亦鑿空矣。又詩有咏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芣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沚有汜采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叙其人之事。其失自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



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  
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  
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如載馳有頌者。弁之  
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  
是也。有辭初緩而漸切者。如旄止四月之類是也。  
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章首辭  
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螽斯黃鳥  
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叙事。後託爲其人之言  
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  
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  
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  
雖或卽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  
之旨。未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大彷彿人遺意。  
至近體興而古意盡廢。朱子以近體解三百篇。宜  
其不達耳。蔣悌生曰。柏舟小序。朱傳極貶之。然以仁人  
不遇。小人在側之義。求之經文。未爲害義。孟子引

詩。心悄悄。愠于羣小。集註仍用序說。朱子四書

尤爲精密。當從集註爲定。丹鉛總錄小序云。菁莪

廢也。傳皆以爲非。及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  
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先生曰。舊  
說亦不可廢。

白雲詩鈔。魯齋詩疑。竟祖朱傳敢於刪詩。

吳師道曰。詩之爲經。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

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白雲先生

號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

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



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間。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朱竹垞曰。詩疑二卷。一作詩辨論。亦魯齋王氏書。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善說詩者。莫如孔孟。義取斷章。辭意無病。

困學紀聞。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又自商賜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爲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



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

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又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

外傳多述荀書今考其言采采卷耳鳴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

孔筆所鄭漁仲曰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

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

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

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如諸經所

舉之詩可也綿蠻黃鳥止于止隅不過喻小臣之

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為人君止

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焉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

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

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而子貢能達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

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佞不

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為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

詩也夫子以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

山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引詩若此奚必分



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善讀詩者。莫如程朱。優游涵泳。自無失愚。

困學紀聞。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也。謝良佐曰。詩須諷咏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

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與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地。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念過便教人省悟。

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又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

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

補於廣微。續於仲淹。劉迅是擬。沈朗是添。

昭明文選。晉束皙。字廣微。補亡詩六首。序曰。哲與

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

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

補著其文。以綴舊制。按六首。謂南陔。白華。王仲淹。華黍。由庚。崇正。由儀。

日續詩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

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



曰頌。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歌。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困學紀聞。李行修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詩。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小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

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彜之訓。况迅乎。邱光庭兼明書。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日。沈朗論詩。一何狂謬。雖詩之篇次。今古或殊。其以關雎居先。不可易也。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則孔



子以闕雎爲首訓。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則闕雎居周先矣。且詩有四始：一曰風，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頌。周南實國風，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則失四始之倫也甚矣。不知沈朗自謂新添四篇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闕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盾，其爲妄作無乃甚乎？屈子離騷，漢魏樂府，猶傳遺聲。式歌且舞。

文心雕龍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

騷哉。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懣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馳虬乘鷺，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傷損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一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咏，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



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覆者也。將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向於風雅者也。固知楚辭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

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亦

不復乞靈于長卿，假寵于子淵矣。祝堯曰：騷者詩之變也。詩無楚

詞楚乃有騷，何耶？愚按屈原為騷時，江漢皆楚也。蓋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十五國之先。既而楚狂鳳兮之歌，滄浪孺子清兮濁兮之歌，莫不發情止義，有動吾夫子之聽。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為騷。雖世號楚辭，然賦之義實多焉。陸時雍曰：風雅既溷，離騷繼作。人取而經之，騷誠可經也。詩以持人道之窮者也。愛君憂國，顯忠斥佞，騷曷為不可經哉。

通志樂略樂

以詩為本。詩以樂為用，仲尼編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但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



家各爲序訓。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三百篇。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笙。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

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汗隆而存亡。豈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之作。宛同風雅。如短蕭饒歌等二百五十一曲。繫之正聲。卽風雅之聲也。郊祀東都等九十一曲。繫之別聲。而非正樂之用也。正聲之餘。則有琴琴五十七曲。別聲之餘。則有舞舞二十三曲。則古調雜體等。總四百十九曲。不得其聲。則以義類相屬。分爲二十五門。曰遺聲。遺聲者。逸詩之流也。困學紀聞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禹之損篇。因



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  
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  
肅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徐巨源曰古詩者風之  
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也蘇李十九首變爲黃初  
建安爲選體流爲齊梁俳句又變至唐近體而古  
詩盡亡樂府變爲趨艷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  
之屬流爲詩餘流爲詞詞變爲曲而樂府盡亡樂  
府亡而以詞曲爲風古詩亡而以近體爲雅古者  
風採之民間雅頌歌之朝廟後世風變至近體而  
應制用之雅變至詞曲而倡優習之然則古今風  
雅頌貴賤之  
用反殊極矣

十三經策案卷第一終



